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二回 鄒妃險試龍泉劍 劉后屈喪絞連宮

詩曰：憶昨逍遙供奉班，去年今日侍龍顏。

麒麟不動煙爐上，孔雀徐開扇彩還。

玉幾由來天北極，朱衣只在殿中間。

孤城此日堪腸斷，秋對塞雲雪滿山。

卻說閔王喜愛賽花小姐美貌，攜住玉手，對文東說道：「太師保重，孤王同貴人回宮。」言罷，出了寢室。國舅二人送出府門，閔王同賽花共坐一輦，起駕進宮，那閔王納了鄒妃，朝夕在西宮歡樂，寸步不離，畫家政事，都托與國丈鄒文東、侍講齊東二人執掌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昭陽劉娘娘，見閔王迷戀西宮，不理政事，有兩年不進中宮，心中惱恨，暗想：「昏君貪戀酒色，毫無結髮之情，倫常何在。」愈想，更覺可惱，忙喚官監楊和：「速備肩輿，跟我往西宮走走。」楊和奏道：「主上留戀西宮，二年不進昭陽，比前行事大不相同。國母此去何干？」劉娘娘道：「我一來到下院請駕，看一看昏君，以盡君臣之情。二來看看西宮行事如何。」楊和不敢怠慢，吩咐執事官人，伺候娘娘上了肩輿，宮官招定，采女跟隨，往西宮而去。那鄒妃在宮中，與閔王朝歡暮樂，耍笑謳歌，不分晝夜，正值閔王臨朝，鄒妃身上困倦，倒在龍牀歇息，宮娥來報，今有昭陽國母，大駕到了。鄒妃聞言，心下自思，想那昭陽無事不到西宮，平素亦未曾枉駕，欲待去接，又不曾梳洗。若是不接，又恐見怪。左右為難。低頭一想，叫宮人「把被拿來與我蓋好，把頭蒙了：昭陽皇姐不來便罷，倘若問起來，只說我有病不能迎接。」宮人答應，披被蓋得停當。只見劉娘娘到了宮門下輿，不見鄒妃出來迎接，心中惱怒，揭起龍鳳簾，慢步進至宮中，西院的官人，一齊跪下叩頭。娘娘微怒道：「鄒妃可在，為何不來見我？」宮人奏道：「娘娘在上，西宮貴人，身得病症，不能接駕，特遣奴婢在駕前叩頭請罪。」劉娘娘聽說鄒妃有病，只氣得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：「好賤人，朝夕與昏君飲酒取樂，偏我今日到來，就說有病，明明是怠慢於我，不肯迎接之意。」越想越惱，就時闖進寢宮，竟奔龍牀，一伸手把被揭開。嚇得鄒妃膽碎心驚、忙爬起來，直挺挺跪在牀上。娘娘大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害的是什麼病，敢是瘋癩病，還是相思病哩。我看你紅粉花飛，妖豔無比，何嘗有些病容，不過酒多迷性，色多困倦，以致懶得動身。你今藐視國母，當得何罪？你這狗賤人入宮二年，並未曾到昭陽朝見，禮法何在。你是姨母長輩，瞞得何人。昧了良心，迷惑姨甥，真是不知羞恥，污濫君父之名，留你實是遺笑於天下。」那娘娘罵得性起，就在捧劍宮娥懷裡，伸手拔出龍泉劍，竄上龍牀，左手持劍，右手扯住青絲，就要一劍揮去，眾宮人慌忙扯住鳳腕，苦苦哀求，嚇得鄒妃叩頭不迭，滿眼流淚，娘娘見此情景，手也軟了，心也回了，暗想：「殺了這賤人，昏君怎肯與我干休。」一鬆手，放了鄒妃，把龍泉歸入鞘中。大喝道：「你這賤婢，我今饒你一命，以後須要改過。再是這般怠慢，仔細你的頭顱。」鄒妃叩頭陪罪：「謝娘娘不殺之恩，小妃今後，改過自新，再不敢胡為爲了。」

劉娘娘出了寢宮，上了肩輿，鄒妃率領宮人，送娘娘回到昭陽。一腔怒氣，步轉西宮，在金交椅上坐下，暗想：「我鄒賽花自入宮兩載，君王寵愛，似寶如珍，何嘗受過半點委屈。今日卻被劉氏賤婢辱罵一場，幾乎劍下亡身，凌辱至此，有何面目為人。我若不能扳倒這狗賤人，誓不姓鄒了。」越想越氣，即時抓破花容，打散青絲，倒在龍牀，痛哭流涕。聞報主上大駕回宮，更放悲聲，槌胸大哭。閔王進了寢宮，見鄒妃倒在牀上，悲聲慘切，頭髮散亂，滿面傷痕，心中憐惜不過。不知為著何事，隨坐在榻邊，雙手抱住，低頭問道：「誰打著愛妃來？」鄒妃一頭栽在閔王懷中，滿眼流淚答道：「小妃不敢說。」閔王怒道：「你說被那個欺負，我把這個奴才碎剮其屍，好與愛妃泄恨。」鄒妃裝嬌撒癡道：「不必說他罷，說出來都是小妃的不是。」閔王道：「被人打得這般樣，怎麼有你的不是。」鄒妃道：「主上真是明見萬里，只因小妃入宮二年，蒙王恩寵愛，小妃朝夕不離，那知昭陽劉娘娘心懷妒忌，每日罵一場，小妃總未敢回言。今日劉娘娘來至西宮，把小妃痛打，抓傷面目，亂拔青絲，指罵小妃無恥狗賤，姨母占拈姨甥，二年不進昭陽，竟拔出劍來，要把小妃斬首，若不是眾宮人討情，早已命喪黃泉，做了無頭之鬼。主上從今以後，駕幸昭陽，休在西宮住歇。若再惹劉娘娘生氣，小妃殘命就活不成了。」閔王聞言，衝衝大怒，大罵：「劉賤婢真真可惡，如若容留，久後終成禍胎。」回顧鄒妃道：「愛妃不必煩惱，孤家與你做主，快將文房四寶過來。」宮官將紙筆硯放在書案上，濃磨御墨，提筆修旨一道，差八名宮官，捧到昭陽，把那賤人押赴絞連宮絞死，不得違誤時刻。鄒妃連忙跪下叩頭道：「主上且息雷霆之怒，暫罷龍虎之威。昭陽國母，生下東宮殿下，莫因小妃賤體，有傷元配之情。」閔王擺首說道：「愛妃你起來，孤久有此心，要把他貶入冷宮，把昭陽院讓與你。如今他自作自受，與愛妃無乾。」吩咐眾宮人，快到昭陽，立逼他赴絞連宮，誤了時刻一體問罪，眾宮官答應，捧旨而去。

且說劉娘娘，打了鄒妃，回宮悶悶不樂，不言不語。宮監楊和問道：「娘娘為何在西宮回來眉頭不展，滿面生嗔？」劉娘娘就將鄒妃之事，訴了一遍，楊和聽罷，大驚道：「奴輩曾勸娘娘休到西宮，今日鄒妃受虧，他侍主上寵愛，必不甘心，定然挑撥是非，奴婢恐娘娘禍不遠矣。」言猶未了，忽聞報聖旨下。劉娘娘不敢怠慢，排上香案迎接，只見八名宮人捧旨而來，連忙跪下，聽宣讀畢，嚇得魂驚千里，好似高樓失足，江心翻船，默默無言，心中苦切。大罵道：「昏君偏聽奸妃之言，忍心害理。縱然不念結髮之情，亦當體念孤存太子，如何賜我絞宮喪命，真真是黑天冤枉。」劉娘娘正然傷心痛哭，八名宮人跪下道：「奴輩啟奏娘娘，不必推延，主上立等繳旨。」劉娘娘兩眼揮淚道：「昏君你聽了狗賤之言，就下這毒手，可憐我親生太子，尚不知此等情由。楊公公，快與我請來，相見一面，死也甘心。」楊和領命，即往東宮而去。不一時淚流滿面，轉回繳旨：「啟奏娘娘，東宮門首，有主上差遣八名宮官把守，不放一人出入，奴輩不能進去，殿下也不得出來，守得嚴緊無比，真如銅牆鐵壁一般。」娘娘大哭道：「可恨昏君，十分狠毒。死別生離，連母子亦不容見面，枉我十月懷胎，命喪無常之時，亦不能一見，真是遺恨黃泉。」眼望東宮，大叫「孤存太子，你母今日受屈含冤，枉死絞宮，我兒日後長成，恩怨須要分明，細察因由，定知你母今日之事，倘能與我雪恨，即在枉死城中，亦無遺憾了。」娘娘哭得肝腸寸斷，氣噎聲嘶，一跤栽倒，昏迷過去。眾宮人急救，悠悠醒轉，合院宮人放聲大哭，一齊跪下，拉住娘娘：「國母今朝受屈，撇下我等，依靠何人。歷來娘娘洪恩浩大，奴等感激無窮，可恨蒼天無眼，為何不祐善人。」眾宮監哭得如醉如癡，難分難解。娘娘把淚痕止住，吩咐眾宮人道：「我今日與你們一別，再無相見之時了。我心中掛掛孤存太子，年輕幼小，無人照應，你等可念我平日相待之情，可憐他有父無母之子，留心保護，更要提防奸人陷害。日後長大成人，教他大報冤仇，即此切囑。」娘娘說到傷心之處，不覺痛哭失聲，八名宮官跪下，尊一聲「娘娘不必煩惱，哭也無益，請娘娘速赴絞連宮，奴輩們好去繳旨。」娘娘揮淚道：「罷了，我再若遲延，就難為捧旨的宮人了。」言罷，帶淚含愁，出了昭陽正院，八名宮官簇擁而行，正院宮人，一齊相送，個個如喪考妣，一路行來，哭聲震天。不覺已到絞連宮，八名宮官把宮門開放，將娘娘擁進宮中。娘娘舉目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但只見那絞連宮，十分利害：

四壁陰風慘慘，宮中冷氣蕭蕭，時聞鬼哭與神嚎，眼見無常來到。

不亞酆都地府，分明幽獄陰曹，石人一見也魂銷，俱上紅羅圈套。

劉娘娘心中害怕，只見掌宮的官兒，帶領四名宮人跪下，娘娘就問：「你等是甚麼人？」官監答道：「奴輩是絞連宮的太監，特來伺候娘娘歸天。」娘娘道：「再遲一刻，只怕有恩旨來赦了。」官監道：「不中用了，設了時刻，奴婢有罪。」

四名宮人叩一個頭，站將起來，也不容娘娘做主，兩名宮人把娘娘攙扶起來，掌宮太監將三尺紅羅與娘娘蒙頭掩面，正樑上有一個銅環，掛著一條絨繩，有雞卵大小，一頭是黃銅套索，有羅圈大小，這一頭在地下，一個石鼓拴定，這個宮人解開繩口，把那

頭的黃圈套拉將下來，把娘娘的粉頸掛住了，兩個宮人拉動絨繩，登時間把一個國母劉娘娘弔將起來，不半時，氣絕身亡。掌宮太監扯著娘娘的鳳足，往下墜了兩墜，然後放下屍首來。有現成的牙牀，把娘娘的屍骸停放在上。那八名宮官回去繳旨：「奴婢奉了旨，將昭陽娘娘送進絞連宮，駕崩了。」閔王道：「死得好，傳旨用一口鬆木棺，隨身衣服盛殮，送出小陵山，一把火焚了，把骨殖收了來繳旨。」宮人不敢怠慢，即到絞連宮，用一口鬆木棺，將娘娘入了殮，八名宮人抬出了東華門，送至小陵山焚化骨殖，這且不言。

卻說那鄒妃，見絞死了劉娘娘，心中大喜。傳旨擺宴，與主上分憂解惱，閔王道：「貴人莫要多心，這樣狗賤，死得不差。」說話之間，擺上宴來，君妃二人，上席歡飲。酒過三巡，肴兼五味。閔王笑道：「今日就是黃道吉日，傳旨將昭陽打掃潔淨，備下八般大典，送鄒妃至昭陽，冊封為正宮娘娘。」賽花叩頭謝恩。旨意一下，宮官那敢怠慢，預備下鳳輦鑾輿，鄒娘娘穿著日月龍鳳襖，山河地理裙，君妃共上了鳳輦，同進昭陽宮，受了八般大禮，執掌正宮。鄒娘娘山呼，謝過了聖恩，大小宮人妃嬪宮娥采女，都來與娘娘叩頭。當時又擺上宴來，君妃在昭陽宴飲慶賀，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宮監楊和，心懷忠義，看見鄒妃害了劉娘娘，占了昭陽院，忿忿不平。暗想：「奸妃心腸歹毒，目今小主年幼，倘若上他牢籠，負了劉娘娘囑托之情。不若前往報知小主，以便預防，有何不可。」想罷，連忙奔至東宮，見殿下，叩頭請安。孤存小主開言道：「國母在昭陽安好如何？」楊和見問，心中苦切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小主還不知道麼，只因主上前往鄒府，納了鄒小姐為貴妃，同輦回宮，朝飲暮樂，二年不進昭陽。國母心懷惱恨，前往西宮，打罵鄒妃，主上聞知大怒，立賜娘娘絞連宮內絞死，即時抬去燒化了。殿下亦宜留心，莫被奸妃暗算為要。」言罷，淚流不止，小主聞言，心中大痛，氣厥上升，一跤栽倒，不省人事。宮人急救，移時醒轉，大哭：「國母屈死，為兒並不知情，可憐我母身喪絞宮，屍骨焚化，生離死別，不能一睹慈顏，真令我抱恨終天。可笑父王，行事顛倒，如何寵信奸妃。即不念結髮之情，亦當念父子之恩，絕情寡恩，莫此為甚。我此時年紀幼小，喪了生身之母，教我依靠誰人。」小主哭母未了，只見宮人來報，有主上旨意，前來請殿下進昭陽見駕，小主聞旨，止淚含悲，口稱「楊公公，鄒妃害了我母，如今父王又召我進昭陽，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，你替我定個主意。」楊和道：「殿下不必著忙，那西宮鄒妃，正在昭陽正院，一定是主上請去賀喜拜見。」小主道：「那鄒妃害我母親，占了昭陽正院，我與他有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，怎麼還去與他叩頭。」楊公暗暗點頭：「七歲孩童，說出話來，雖然有理，卻未知利害。」遂即答道：「殿下，不是這等講了。雖然與他有仇，但如今主公寵著，他的父兄在朝，日當正午的時節。小生你又年紀尚小，惱著了他，就有性命之憂，常言道：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殿下進昭陽，切莫得罪那鄒妃，凡事只要哄著他些，待你長大成人，一朝權在手中，那時報仇泄恨，未為遲也。奴婢的金石良言，殿下切要緊記。」小主道：「公公說得甚是，我如今上昭陽，你跟著我，看他鄒妃怎樣相待。」楊公道：「奴輩情願保駕。」

小主把淚痕洗淨，換上金冠蟒袍，上了肩輿，眾宮人簇擁，來到昭陽，竟進寢宮。只見左邊坐的是閔王，右邊坐的是鄒妃，不見了國母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勉強將淚珠止住，向前跪下，尊一聲「父王在上，臣兒叩頭問安。」閔王道：「吾兒起來。」閔王一伸手，把殿下拉在懷中，說道：「吾兒在東宮可好麼？」小主道：「托父王福庇，為兒甚好。」閔王怕羞臊了鄒妃，要把殿下推到他懷中，隨對小主道：「王兒到那母親跟前問安。」小主道：「那個是我的母親，我那國母娘娘往那裡去了？」閔王雖為酒色所迷，在昏憤之中，看見殿下找他母親，由不得傷心流淚，忍住悲痛說道：「吾兒不必問你母親了，你那母親行事不端，我一怒之間，將他送入絞連宮，斷了命了。」殿下聞言，一頭栽在主上懷中，大放悲聲，二目紛紛下淚，大叫：「母親，你今屈死絞宮，撇下孩兒零丁孤苦，母親且在陰間略等，孩兒亦不願為人了，情願相從地府，依傍生身。」小主哭聲慘切，閔王亦覺心酸，叫聲「王兒少要傷感了，死去不能復生。你母親雖然死了，這新立昭陽的國母，慈善不過，他最痛你，去與他叩個頭，請請安，猶如你的生母一般。」